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张京祥 / 编著

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URBAN PLANNING THOUGHT

东南大学出版社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Urban Planning Thought

张京祥 编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阐述、总结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的著作。按照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重大历史时期为序共分为十章,在概要介绍各个时代西方社会总体发展背景与社会主体思潮的基础上,系统而简要地阐明了西方城市规划二千五百多年来所形成、演替的基本思想与主流精神,从而梳理出基本的规划思想史脉络,并对城市规划思想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书对西方城市发展各时期的重要的城市规划思想、规划理论以及重大规划实践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内容上既重客观的陈述,更重深入的分析与评述,并努力提炼出各个时期城市规划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理念。全书以案例配合理论的阐述,图文并茂。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城市规划专业研究人员、研究生阅读或作为教学材料,也可供广大城市规划设计工作者、社会研究工作者等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张京祥编著.—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5

ISBN 7-81089-917-1

I. 西... II. 张... III. 城市规划-思想史-西方国家 IV. TU9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1258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宋增民

新华书店经销 兴化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19.75 字数:344 千字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35.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发行部调换。电话:025-83795801)

一旦我们与昔日伟大思想家之间的联系纽带被割断，
纵使我们沉醉于哲学的冥思苦想中，也是无济于事。

——罗素

序

一座城市没有了历史,就失去了记忆;一个城市的发展缺乏了正确指引,就会迷失路途。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了城市世纪,城市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而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巨大浪潮推动下,已经步入了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可谓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建设百花齐放,城市规划欣欣向荣,中国城市也已成为中外城市规划师施展他们才华的绚丽舞台。于是,在许多地方甚至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引进国际规划”、“运用发达国家经验”和“借鉴国外城市”等成为一种时髦、一种资本、一种需求。

然而,我们真正了解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城市有多少?理解世界城市发展历史、规划历史、规划思想有多少?我们对国外城市的直观体验常常是来自于其外观、图片和资料,我们虽然也涉猎过国外许多有关规划理论、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著作,但在这些文献中真正致力于深究城市规划理论演进、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是相当不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外城市建设成就的辉煌以及许多规划新理论、新理念、新主义的新颖、及时而颇具启示,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就整体而言,我们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真正能正确、成功地运用国外经验(包括邀请国外规划机构直接主持设计),切实有效地指导实践而值得称颂的还属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应该是共识,那就是我们对国外城市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整体精神缺乏系统了解,对指导和影响国外城市规划实践的理论、思想演变缺乏系统性的考察、思索以及正确的借鉴。我们注意得更多的只是形似,汲取的只是历史的种种片断。

我们也阅读过国外学者编著的一些关于城市发展史、建设史、规划史的著作,但他们在视角、重点、论述方式乃至系统性方面,对我们来说还是难以全面理解、消化和满足学习要求的。应当说,中国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了写作有关中国城市史书的重要性,同济大学的《中国城市建设史》已经推出了第三版,《中国城市发展史》也已有多种版本,新近庄林德、张京祥两位同志编著的《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也已正式出版。但是国内至今尚没有一本系统地介绍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的著作,这对我们借鉴国际、学习国外、提高学科整体发展水平来说,无疑是相当遗憾的。多年来,针对我国城市规划领域表现出的理论建树不足,我一直提倡、鼓励中国(包括我们南京大学)的学者心怀学科、勇于奋进、见难而进,积极地致力于规划理论性成果的著作。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了张京祥博士编撰的《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一书。这不仅是我国第一本系统阐述、总结、评述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是一本颇有特色的“治史”之作:它不是对一般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和历史思想等的简单罗列和排序,而是对西方二千五百多年来城市规划形成、发展、演替中的庞杂理念、思想和主流精神,按十个阶段进行系统地梳理,从总体上理清了西方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十分清晰的历史画卷。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点睛之笔揭示了各阶段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核,勾画了整个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的“纲”,实为作者颇具匠心之处。全书理例兼容、图文并茂,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作者以青年的敏锐、学者的勤奋和对事业的豪情,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与行政事务之余,博览群书,完成了洋洋近四十万字的著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著史”本就是一件难事,何况又是编写“西方规划思想史”;编制实用的城市规划难,进行系统的规划理论探讨则更难。因此,这本《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并非完美之作,正如作者所言乃是汇其“学习之心得”,此话虽是谦逊,但也是作者真实的告白。

我欣赏这本书,它必将成为当前及未来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大厦建造中颇有分量的一块基石。我支持作者的这种勇气、这种精神、这种责任和这份努力,希望我国更多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奉献出更多更好的著作,为构建中国城市规划的科学体系而共同奋进。

为此,欣然为之序。

崔功豪

2005年3月18日

绪论

为什么要研究城市规划思想史?面对当今中国日趋浮华的都市生活和日益繁盛的“城市规划事业”,为什么不将我们学术研究关注重点更加集中到那些众多看似“紧迫而现实”的规划技术问题?或者,为什么不将我们更多的精力投放于利益丰厚的“规划实践”中?要想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看来还得从对思想史的本原理解说起。

有哲人曾经这样精辟地点明科学对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认知的最大区别:人们对自然现象是距离其越近,认识得越清楚;而人们对社会现象则是距离其越远(置入历史的过程中),才能认识得越清楚。因此,历史学对于整个人类文化进步的意义,远远不是停留于很多人对其“故事性”理解的层面,它从根本上是涉及人类整体发展的长远宏旨。因此可以说,我们了解、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发展演变的脉络,“历史”是理解现在、预知未来的钥匙。

然而,“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含的思想”(黑格尔)^[1]。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浩瀚时空长河中,“真正绵延至今而且事实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的,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是几千年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使后人把前人的终点当成起点,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向前延续;一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思想)……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地重叠着历史。如果说前者属于技术史,那么后者就只能属于思想史”(葛兆光)^[2]。C. Brinton 在《世界社会百科全书》中关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词条是如此表述的:“在狭义上说,思想史尝试告知我们:谁在什么时候,怎样造就了智力或文化的进步;从广义上讲,思想史可以被认为接近一种追溯知识的社会学。”葛兆光先生也在其《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提出,思想史就是“清理思想的‘内在秩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柯林伍

[1]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2]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德(R. G. Collingwood)才把思想史看作是“唯一的历史”：“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时间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思想过程所构成的内在的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因此)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3]古往今来,哲人智者们有的在探索宇宙,有的试图改造社会,有的则在体验人生,他们想法不同、目的各异,这些相同与相异的认知在时空轴上的演变、衔接,便是思想史研究的任务^[4]。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可以说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历史、升华了的历史,它已经撇开了对许多历史偶然、个别事件的简单罗列,而专门把它的研究焦点集中于那些比较本质的、具有普遍性的内容上,这其中既包括了那些精英思想家们的理论和学说,也包括了那些广泛影响群众思想的社会思潮^[5]。《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的创办者之一 A. O. Lovejoy 认为:提出“思想史”这一概念,就是为了突破旧的学科藩篱,在人类智力史的领域中做到“科际整合”。“思想史的研究在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改革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但通过对现在问题产生的经过进行说明,来使我们明确人类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可以促进人类的学术自由,这是文化进步的根本条件。”(Robinson)^[6]作者本人也深深地坚信,没有思想建树、缺乏思想史认知的民族是不可能长久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虚无民族”,更不可能在当今及未来的世界发展大潮中担纲导航者的角色。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中国,曾经凭借着其深邃而至高的文化思想,筑就了其位列世界文明之巅的数千年辉煌;然而,今天我们不愿也不能再做一个思想的荒芜者,这既包括对中国思想史的全面反思与扬弃,也不可忽视对西方思想史的理解与剖析。

这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许多人习惯地将城市喻为一本“石刻的史书”。历史是延续的,是发展的。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吸收、传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古为今用;是为了延续历史文脉,传递人类文化的信息;是为了以史为鉴,不再重复历史的悲哀。文明造就了城市,城市又孕育了新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人亚里斯多德就说过:“人们聚集到城市是为了生活,期望在城市中生活得更好。”^[7]今天,城市发展带着它们曾经的繁荣与失败、激昂与迷惘、成就与病症进入 21 世纪,毫

[3] 柯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 章士嵘.西方思想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

[6] C Frederick.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Image Books,1985

[7] D Ley. A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City. Harper and Row,1983

无疑,它们还必将在各种历史积淀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然而,当我们今天面对着一个经济全球化、交流信息化、运作市场化的时代,如何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至于迷失自我,在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中寻找到城市发展的真谛和坐标,在城市生活不断模式化的背景中去努力张扬城市的适居性和人文精神内涵,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地研究、理解城市规划发展的种种历史。

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者,我们不能容忍城市发展、规划、建设的历史被杂乱无序地堆放,或被当作一般的事件史那样被毫无关联地简单罗列。在这所有一切看似“乱麻”的、庞杂的城市规划思潮、理论、历史重大建设事件里,统率其中的毫无疑问应该是城市规划的“思想史”。也许正是由于我们缺少对规划思想史的认识与整理,所以长期以来甚至从工业革命时所谓“科学意义上”的城市规划诞生以来,城市规划一直被其他自然科学视作为没有理论的“学科”(而不是“科学”),一直被其他社会科学视作为没有思想体系的多种“学术理论堆砌”。城市规划,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虽然它的实践如火如荼,然而在很多人看来它既缺乏科学的逻辑思维,又缺乏凝重的文化厚度,这不能不说是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中的巨大悲哀。三百多年前培根就精辟地指出:“如果世界史中没有关于学术思想这方面的叙述,就如同独眼巨兽失去了眼睛一样。”对城市规划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缺少了城市规划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就失去了对城市规划发展逻辑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基本关注,失去了对各种已经和正在不断涌现的规划思潮、理论、事件进行基本价值判断的准绳,因而往往会造成现实中这样或那样的肤浅认知或茫然而不知所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规划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社会、政治与技术过程,即使在所谓的“西方世界”中,由于发展背景与文化的差异,多种思想与思潮也是不断地在穿插与交锋、反复与交替的矛盾中曲折前行。因此,城市规划的思想史不同于一般的事件史或纯粹的“自然科学史”那样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和清晰的逻辑。由于很多城市规划思想(思潮)特别是少数时代精英们的认知,常常相比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巨大的跳跃甚至可谓“空想”,所以城市规划的思想史有时候是非常难以连贯的。而这也许正如中国画的极高意境一样:“思想史的空白”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截然的“断裂”,恰恰是一种有意思的内容、一种有意义的连续。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思想史”真的就是一部“新思想”的发展历史吗?人类的思想与认知水平真的总是能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不断前进吗?思想的成果果真如同知识、技术那样,因循着进化的规律,越靠后就越进步吗?作者认为并不是这样。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光辉曾经熠熠闪耀,然而却湮灭于中世纪的千年宗教禁锢中;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思想为工业化世纪点亮了城市规划与发展的明灯,然而它却一再被工业化的高涨豪情所埋藏;与自然协调的思想早已被古希腊人所认知,然而直到20世纪初才被盖迪斯重新提及,20世纪末才有了可持续发展、精明增长等思想与思潮的出现……因此,我们研究城市规划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减少人类在城市发展中不断重复的无知和可能一再犯下的错误。同时,城市思想史的研究中也需要处理好“延续”与“新生”的问题。事实上从历史眼光看,城市规划的许多思想是延续的,例如现代城市规划提出的许多原则以及注重环境、公众参与等思想,并不会因为思想史研究的“时代分期”而截然中断,但是为了研究、表述的方便,我们只能提炼、归纳出各个时期出现的新的、主要的规划思想,而不必时刻去重复继续延续的那部分内容,除非有特别的需要。

T. Parsons 曾经明确地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最重要标志是它的系统理论水平。”任何学科中的理论都是对该领域中普遍规律的反映,并且采取理论的形式来把握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普遍规律性。作者也竭力试图在纷繁复杂的西方城市发展、规划、建设事件中去寻求城市规划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对西方社会、哲学思想与思潮的深刻理解与把握,这也正是几年来作者花费大量的心血与精力去努力完成的。有必要指出的是,与依据翔实、客观的史料考据进行一般的事件史写作不同,任何一个“思想史”的作者在试图将思想的历史“脉络化”、“过程化”的时候,他事实上就已经改变了思想史的原生状态,而必然充斥了其自身的理解。这正如丘吉尔所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如此,思考的问题和思索的方式、解释的话语和实现的途径,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变化、循环、更新,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延续,于是也就有了“思想史”^[8]。需要强调的是,城市规划思想史中对于那些所谓“精英思想”和“经典规划事件”的叙述,常常是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和“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所引起的,可以说是一种“回溯性的追认”。因此,某些精英人物、前卫思想和经典作品在当时他们所处的时代,究竟是否像城市规划思想史书中所说的那样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实在是很有疑问的。对于这一点,作者也一直试图给出尽量客观与真实的评价,但是从今天我们研读城市规划思想史的本原目的来看,我认为这种善意的“放大”或“夸张”并不是不可接受的。

正是出于上述的理解和朴素的责任感,激发了我尝试去做这样一个艰巨却又义无反顾的工作——编著《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由于作者理解能力

[8]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与水平的限制、资料掌握的疏漏,准确地说,这部《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只能看作是作者对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历史进行学习的一些心得,一切无知和谬误均应归于本人。

张京祥

二〇〇五年早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文明基石:古希腊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1)
一 西方古典文明的圣地	(2)
二 古希腊思想与文明的内核	(4)
三 古希腊的城市生活形态	(7)
四 理想城市的规划形态	(11)
第二章 帝国理想:古罗马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15)
一 古罗马思想的渊源	(16)
二 古罗马思想的内核	(17)
三 古罗马的城市生活形态	(20)
四 古罗马的城市规划思想	(22)
第三章 文明涅槃:中世纪的城市规划思想	(27)
一 罗马帝国解体与西欧的凋敝	(28)
二 中世纪的宗教思想禁锢与深刻影响	(30)
三 中世纪的城市生活形态	(33)
四 城市规划思想——宗教图景与自然秩序	(36)
第四章 重启心灵: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43)
一 文艺复兴的起源、内涵与发展	(44)
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想	(46)

三	文艺复兴带来的崭新城市生活	(50)
四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52)
第五章	唯理秩序:绝对君权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63)
一	以法国为代表形成的绝对君权	(64)
二	理性之光: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方思想	(65)
三	理性思想与绝对君权的结合:古典主义思潮的滥觞	(68)
四	权力下的秩序:唯理主义的规划思想	(69)
第六章	先驱探索:资本主义初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77)
一	19世纪西方城市发展的基本情况	(79)
二	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思想大发展	(81)
三	近代城市规划思想及其实践的产生	(84)
四	空想社会主义的探索	(87)
五	近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两位大师	(89)
六	现代机械理性规划思想的起源	(97)
七	城市美化运动与自然主义的探索	(99)
第七章	精英路线:1900年代至二战前的城市规划思想	(105)
一	现代规划思想史分期与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总体环境	(106)
二	欧洲艺术的繁荣、现代主义建筑与规划的产生	(108)
三	L.柯布西耶的机械理性主义城市规划思想	(113)
四	功能主义城市规划的宣言——《雅典宪章》	(124)
五	极度分散主义与有机疏散思想	(127)
六	城市人文生态学研究在社区邻里单位思想	(131)
七	区域规划思想与实践的产生和发展	(138)
八	新(伪)古典主义城市规划思想	(141)
第八章	功能理性:二战后至1960年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147)
一	二战后的科学、社会思潮与“老三论”的产生	(148)
二	城市规划的系统分析时代:功能理性主义的顶峰	(150)
三	特大城市空间的疏散与新城运动	(154)
四	1950年代城市生态环境科学思想的兴起	(163)
五	战后的历史环境保护运动	(164)
六	Team10的“人际结合”规划思想及理论	(165)
七	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基础	(166)

第九章 混沌交锋:1970—1980 年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173)
一 1970—1980 年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转型	(174)
二 后现代(Post-Modern)社会的时代背景与主体特征	(178)
三 1970—1980 年代西方城市研究的主要思想流派	(180)
四 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规划思想史上的第二次根本转型	(183)
五 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主体特征	(188)
六 文脉、场所理论与现代城市设计	(192)
七 城市更新运动与社区发展	(196)
八 未来学思潮与“未来城市”的探索	(199)
九 社会公正思想与城市规划公众参与	(200)
十 从《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	(206)
十一 L. 芒福德:当代人本主义规划思想的巅峰	(211)
第十章 全新图景:1990 年代以来的城市规划思想	(215)
一 令人关注的新国际环境	(216)
二 回眸战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总体历程	(220)
三 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体系	(222)
四 城市/区域管治思潮与新区域主义	(223)
五 新城市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227)
六 精明增长与增长管理	(231)
七 生态城市的规划思想	(235)
八 人文主义的城市发展与规划取向	(239)
结语	(241)
附录	(245)
1 城市规划及相关的重要经典宪章	(246)
2 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几个关键问题:全球化体系中的 透视	(281)
主要参考文献	(289)
图录	(295)

第一章

文明基石： 古希腊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 西方古典文明的圣地
- 古希腊思想与文明的内核
- 古希腊的城市生活形态
- 理想城市的规划形态

一 西方古典文明的圣地

1 古希腊文明的极高地位

当需要考察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文明与精神起源时,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射到这样一片充满哲性的土地:在今天西方世界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架构中,这里的境况些许已经无奈地流于某种平淡;然而这片土地上弥漫着的不朽理性光辉,依然可以穿透三千多年尘封的记忆,清晰而醒目地将它的身影印刻在西方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文明的世界,无处不及。正如恩格斯当年所言:“……他们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9]。而马克思则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艺术与思想的极致成就:“它们……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一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0]。它,就是古希腊——西方古典文化的先驱与欧洲文明的摇篮。对此,美国新史学家 J. H. Robinson(1863—1936)曾经这样评价过:古希腊柏拉图(Plato,前 428—前 347/348)、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 384—前 322)等人的思想是如此深邃,以致人们觉得自他们以后的一切思想史都是思想退化的历史。

2 古希腊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在爱琴海边的希腊半岛及其周边的小亚细亚沿海、地中海沿岸及黑海沿岸等某些地方,就出现了许多氏族国家,它们之间经过不断的战争,到公元前 8 世纪时,逐步形成了数十个相对稳定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其中最繁荣的有雅典(Athens)、斯巴达(Sparta)、米利都(Miletus)、科林斯(Corinth)等。当时在这个地区虽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由于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海外贸易发达,各城邦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也十分频繁,并且经常在抵御外敌的时候共同团结起来,遂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称为“希腊”(Hellas)的统一民族与文化地区。

从建筑与城市艺术的角度看(其实这大体上也是一个对文化发展分期的总体考量),一般将古希腊的文化(文明)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荷马文化时期(前12世纪—前8世纪)、古风文化时期(前8世纪—前5世纪)、古典文化时期(前5世纪—前4世纪)和希腊化时期(前4世纪末—前2世纪)。从荷马时期到古风时期,基本上是古希腊文化孕育成长的阶段。公元前6世纪波斯自东向西入侵亚欧地区,造成了许多国家国土的变迁、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也使得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伴随着这个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东方的医学、历法、天文、算术、度量衡等知识与技术开始传到了希腊地区,内外文化的碰撞孕育出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左右,雅典联合各城邦与波斯军队展开了决战,并最终在这场耗时已久的希波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也从此确立了雅典在希腊诸多城邦中的盟主地位。于是大量的财富与人才不断地向雅典集聚,并由此造就了雅典乃至古希腊文明繁荣的顶峰,这就是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文化时期。随后希腊继续繁荣了一百多年。

古典文化时期,希腊人建造的圣地建筑群——雅典卫城是希腊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精神的象征,更是后来欧洲文明的千年灯塔与坐标原点(图1-1)。希腊的古典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艺术形态上,更支撑了后来欧洲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复兴,并从根本上影响了当今西方社会的民主意识形态与基本政体架构形式。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造成了希腊城邦共和国的逐步解体。公元前338年北方的马其顿人(Macedonia)入侵地中海、爱琴海沿



图 1-1 希腊人的精神圣地——雅典卫城